



碎片化时代难得的力著

——读《背西风——中国：1840》

刘湘杰

早知道佑平先生在弄一个“大部头”。转眼6年，一部40万字的历史小说《背西风》果真摆在了案头。

捧读《背西风》，和着书中林则徐禁烟期间的历史烟云，深觉这碎片化阅读时代，《背西风》是一部难得的精品力著，同时，又有着一种令人敬畏的沉重。

1838年林则徐禁烟开始，到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，短短4年，中国进入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。从此，拉开了一个民族整整100年的耻辱大幕。

《背西风》将它定格，无异于为这段历史刷上了一道血红的油漆。

大清王朝历经康雍乾鼎盛之后200年，正值传统农耕中国“土地增垦，物产盈丰”的大好时节，可惜，却让一袋袋鸦片给弄残了。

1838年（道光十八年）十一月十七日，隆冬，孝心满满的道光皇帝瞒着不是生母的孝和睿皇太后，钦令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即日南下广州，“奉旨禁烟”。

哪知林钦差一行人马“征讨”之路尚未走远，探得消息的“瘾君子”孝和睿皇太后，顿时寻死觅活，装疯卖傻，大闹后宫。直至道光帝伏跪跟前，大呼“皇额娘息怒”。这位“披头散发”、一脸菜色的孝和睿皇太后，意犹未尽，指着道光、皇后及跪倒一片的后宫一众人（太监、官娥）等，嘶喊着道光的名字“旻——宁！”（其他任何王公大臣直呼皇帝名字，可都是杀头之罪啊。）带着“刺心挫骨”的痛楚，硬是把那

杆价值连城、陪伴她度过不知多少个欲仙欲死“福寿膏”温柔乡的“白玉烟杆”摔了个七零八碎……

这，也神如一朝国运的暗喻。

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，尤其是中国近40年来的巨变，人们领略到“资本”改变世界的速度与魔幻，简直只能以目瞪口呆、想象力“贫困”来形容。于是，对资本（金钱）的重视似乎就顺理成章了。资本力量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支撑着国运。

可是，“资本”当初来到世界，却是如此的面目狰狞、罪恶滔天！

1838年，距大英帝国1602年成立的“东印度公司”已过去236年。

此时，英国早已是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，靠的就是“公司化”操作下的“殖民主义”——满世界贩卖黑奴，掠夺各种工业生产和生活资源，号称“日不落”帝国。

不巧，当“东印度公司”将利益触角伸向中国，却发现英国生产的呢绒等工业制品，在自给自足的中国小农经济面前“曲高和寡”，市场疲软；而中国的茶叶、丝绸、瓷器则在他们国家乃至欧洲有着无可抵御的“诱惑”。巨大的“贸易逆差”，让“东印度公司”使出了鸦片这个极其卑劣的“毁灭人种”的毒招，并以走私逃税手段，每年向中国输入鸦片烟土多达800—900吨（1838年更是达到1200吨），荼毒中国人，攫取巨额利益。

从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到达广州，着力整肃“十三行”、诛杀内鬼（水师副将韩肇庆等）；到农历四月二十二日虎门销烟（近2万箱，约1200吨），林则徐功垂史册。

名满天下，毁亦随之。林则徐照样没有逃过这一魔咒。

自后而起的东南沿海诸战事，一个朝廷的无能，便全赖在了“禁烟”这件事情上。

当读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400多名将士全部战死虎门炮台时，深感英雄们的孤独背后，应也正是林则徐那句让道光皇帝胆战心惊的话：“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，且无可以充饷之银。”

这就是那“重重的官门把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挡在了门外”得来的结局。

“朝廷打仗，商人遭殃。”鸦片战争后的这一现象，告诉后人，中国历来只有商人没有资本家。因为资本家绑上的是国家战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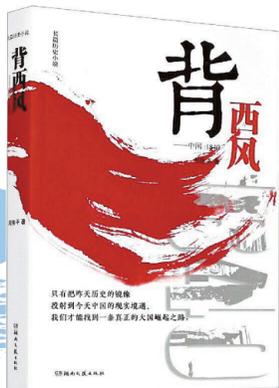
作为事后诸葛亮，人们明了闭关锁国招致落后挨打的不可避免。从而，也佐证了一个真理：没有资本没有人才，特别是没有与国家利益绑在一起的资本与人才，就不足以支撑起一个现代化强国。

《背西风》中，作者用了巨大的篇幅大力描写湖南人才群体的崛起，演绎了血性率真、风流儒雅中不失忠诚担当、深谋远虑的一代湖湘男儿的英勇气概。脱颖而出的一批青年才俊襟怀天下、实事求是、经世致用、与时俱进，故有晚清“中兴将相，十九湖湘”的时代写照。

人才决胜未来。这，也成为了《背西风》留给读者绝望中的希望。

愿《背西风》能唤起一种中华民族“知耻而勇”的力量！

（《背西风》刘佑平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）



我写我书

李经纬

《小窗幽记》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版本，为国家图书馆所藏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）的刻本，共十二卷四册，其封面题为“眉公陈先生辑”，后序作者陈本敬言为“许昌崔维东”刻。

陈眉公即陈继儒，字仲醇，号眉公、麋公。华亭（今上海松江）人，晚明著名隐士，曾经为书院应举的学员，后来绝意仕途。年二十九，隐居小昆山，后居东余山，杜门著述，工诗善文，书法学苏轼、米芾，兼能绘事，朝廷屡次征召，陈继儒都以患病为由推辞了。

另有1935年中央书店署名为襟霞阁主人的“国学珍本文库”本，其中襟霞阁主人在提要中称“本书为陈眉公手抄本”，并且认为后世诸人所辑录创作的类似作品均是仿效陈继儒此作。

虽然提要说这个版本来源与乾隆本不同，但是从全书的内容与体例看，两书几乎一致。可见《小窗幽记》至少在乾隆年间已定型，并被确认为是陈继儒所辑录。

但是根据不少学者的研究，都未发现《小窗幽记》乃陈继儒所辑录的证据。另一方面，书中有许多关于陈继儒的信息或言语记录。

甚至书中不少内容即来自陈继儒的著作，如《岩栖幽事》《宝颜堂秘笈》等。倘若《小窗幽记》真的是陈继儒所辑录，何以他还要重复辑录自己的著作，并且毫不客气地自称眉公，而不用谦称呢？基于这两方面的疑问，不少学者认为《小窗幽记》的辑录者当另有其人。

无独有偶，我们仔细将一本陆绍珩辑录的题为《醉古堂剑扫》的清言小品与《小窗幽记》对比，发现两书竟然只有个别字句的差异、少数条目的增删以及个别条目顺序的不同而已。而且《醉古堂剑扫》十二卷的顺序与《小窗幽记》完全相同，卷名同为“醒”“情”等。

再看陆绍珩与陈继儒两人的生平。陆绍珩，史传对他的记载很少，生平不详，只知道他字湘客，松陵（苏州吴江）人，天启年间曾寓居北京。或说他是唐代

竟然流传了200多年 盗版的《小窗幽记》



诗人陆龟蒙之后。至于陈继儒，《明史》列入《隐逸传》中，其生活年代在明嘉靖至崇祯年间。

据国家图书馆所藏的《醉古堂剑扫》七卷残本，该书为四色套印本，刊刻于明熹宗天启四年，即1624年。从书中陆绍珩的自序、凡例等考察，天启四年的刊本当系此书的最初版本。

这一年，陈继儒67岁，尚有可能辑录此书。但是除上文所说此书与《小窗幽记》内容几乎一致外，该书所列参阅姓氏，赫然写有陈继儒，并且名列首位；而采用书目中，亦有陈继儒的《眉公秘笈》《岩栖幽事》等书，恰好可以解释《小窗幽记》一书内容多录自陈继儒他书内容的现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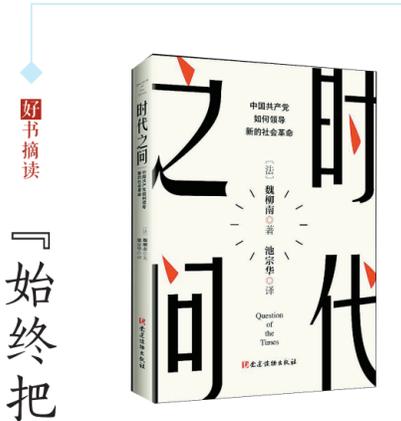
《醉古堂剑扫》在国内仅能见到天启四年的最初版本，后来虽有四家著录其书，但再未见其他刻本。大概此书问世之后便再未被刊刻，或流传不广，以致不显。

但是此书流传到日本后却相当受欢迎，仅从早稻田大学所藏图书情况来看，便有嘉永六年（1853）刻本、池内奉时校订明治十三年（1880）版等。

所以李小龙在《书卷·梁山泊——〈醉古堂剑扫的命运〉》中写到：与国内真本久湮、伪本泛滥不同的是，在日本，未见《小窗幽记》的踪影，而《醉古堂剑扫》则于江户后期开始刊刻，并多次重印。就是当代，也出版了数种认真的日语译本。综合上述种种情况考虑，我们不妨认为：《小窗幽记》乃是一部伪书，其本来面目应该是陆绍珩所辑录的《醉古堂剑扫》。

作伪的人，可能就是《小窗幽记》乾隆三十五年本的序作者陈本敬及其刊刻者崔维东。两人在见到了《醉古堂剑扫》后，认为辑录者陆绍珩声名不彰，此书难以广泛流传，于是假托与陆几乎同时的晚明头号畅销书作家陈继儒之名，并且仿效其《小窗四记》《岩栖幽事》等，将此书命名为《小窗幽记》。

（《小窗幽记》，陆绍珩 著，李经纬 译注，岳麓书社出版。本文节选自该书前言，有删节。）



好书摘读

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

魏柳南

站在长安街上，可以望见中南海新华门内影壁上的五个大字：“为人民服务”。

这五个字是毛泽东题写的。1944年9月5日，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张思德在炭窑内工作时，炭窑突然崩塌，他为救战友，不幸牺牲。3天后，毛泽东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《为人民服务》的演讲，并亲笔为张思德题写挽词：“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！”

从此，“为人民服务”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。

回顾过去40多年，中国的改革能够成功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，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。邓小平形象地用“黑猫白猫”来比喻中共的改革哲学，不管黑猫白猫，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，判断“好猫”的标准是他在深圳视察时提出的“三个有利于”——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、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。作为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，其落脚点还是人民，邓小平将“人民拥护不拥护”“人民赞成不赞成”“人民高兴不高兴”“人民答应不答应”作为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。

习近平对此有深刻的体会。他说：“下访接待群众是考验领导干部能力和水平的大考场，来访群众是考官，信访案件是考题，群众满意是答案”。在他的心目中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，要把让人民满意作为

共产党人最高的价值追求。

坚持把人民为中心，意味着时时刻刻要把人民放在心上。在浙江工作期间，习近平曾写过一篇短文《心无百姓莫为“官”》。古往今来凡有作为的官都以关心百姓疾苦为己任。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一定要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，以“天下大事，必作于细”的态度，真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、做好事、解难事。在其著作《之江新语》中，232篇短论，“心无百姓莫为‘官’”的思想观点占了超过1/4的篇幅。

把人民放在心上，尤其是要将那些困难群众放在心上。1992年，习近平出版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本书《摆脱贫困》，这本书聚焦的就是扶贫工作，是他1988年9月至1990年5月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的感悟。2015年，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，要在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，贫困县全部摘帽，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。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！要知道，即便是在当今最富裕的美国，也没有彻底解决贫困的问题。

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意味着要以“百姓之心为心”，倾听人民的心声，要了解人民在想什么、想要什么。在《之江新语》中，习近平引用《老子》的“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之心为心”来批评某些官员的“官本位”思想。“以百姓之心为心”首先要摆正关系，端正态度，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而不能为了一己私利，乱上政绩工程。许多引发政府与民众矛盾的举措，诸如上马环境污染项目、违规征地与拆迁等，其背后，要么是官员“拍脑袋”决策，要么是从一己私利、政绩出发，这就是以“己心”代替“民心”。

其次，“以百姓之心为心”必须知道百姓之心是什么。老百姓有什么困难、什么需求，这是要深入基层调研、走访才能知道的，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。在2017年12月25日至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，习近平强调，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。重视调查研究是中共的优良传统，想当年，毛泽东花了32天，通过深入调研，写出了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，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——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，为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选择奠定了基础。

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意味着要将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重心，让改革成果全民共享。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一个不能少；共同富裕路上，一个不能掉队。”十八大以来，中共加大民生投入，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，发展各项社会事业，逐步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突出问题；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，通过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安排，努力打破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“两难”，保证人民平等发展权利，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。

（节选自《时代之问》（法）魏柳南著 池宗华译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）

趣马观书



《深海浅说》

汪品先 著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

大海究竟有多深？深海中有什么生物？深海的底部是什么样子的？地球上97%的水集中在海洋里，而海洋占据了地球表面的71%，但直到20世纪后期，人类才开始真正深入海洋内部。本书以深海研究的历史为线索，介绍了海底的热液与冷泉、地震与火山、矿物资源与生物圈等基础知识，并通过海洋与地球板块运动的关系、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规律等宏观问题的讲解，说明海洋对于地球、对于人类自身的重要性。全书以富于趣味性的事例和严谨的科学理论，深入浅出地解说海洋科技与海洋文化知识，并展现了人们探索海洋的智慧与勇气。



《中国传统色：故宫里的色彩美学》

郭浩、李健明 著，中信出版社

香炉紫烟、藕丝秋半、东方既白……如若你已经被这些词汇惊艳，那你已经初步体会到了中国传统色的雅致和韵味。如今，瀚如烟海的中国传统色已失落于典籍之中，如何将它们打捞出来，重现其精微幽深，借以重塑和提升国人的审美力？本书的两位作者，做足考据功夫，挖掘和梳理庞杂的典籍，从具象和意象两个角度出发，结合24节气、72物候，重新编写中国传统色谱，确定其出处，界定其色名和色值，勾画出中国人流光溢彩、古朴典雅的审美世界和精神图谱。全书旁证佐引，吉光片羽的书写中透露出惊鸿一瞥的美。

书里书外

凝眸乡野的絮语 ——关于《乡村指纹》

张雄文

强勇是冷水江乃至娄底近来比较活跃的作家之一，时有散文佳作见诸省级纯文学刊物，彰显一个后来者强劲的写作功底和实力。他像一头不懂畏惧的牛犊，硬生生闯入出头殊为不易的文学圈，令我很有点感佩。不经意间，他的一部煌煌之作——散文集《乡村指纹》又将隆重付梓问世。作为一道喝过澄碧资江水的老乡，翻阅这部厚实的书稿，我着实为他高兴。

《乡村指纹》分《乡村·亲情》《在途·风光》《印象·沉思》《观潮·杂谈》《发现·浸润》等五辑，以沉甸甸的情愫凝眸乡野入骨髓的风物和景致，以质朴而传神的笔触描摹逐渐逝去的乡村人文、地域文化。全书50余篇作品串联起来，便是资水河畔一幅全景式乡野风光与风土人情图，也是一幅作者且喜且歌且叹的行吟图。诸如梅山傩文化记忆、茶马古道上的风雨人生、先贤们遗留的幽谷知音、古老而亲切的资水滩歌……像一串串乡野晨昏时的絮语，细碎而清亮，缓缓浮荡于读者耳畔。

尘世沧桑，险阻备尝，强勇的文笔也由此老辣而生动。他笔下的小镇沙塘湾老街，苍老而凄美，令人无端想起断臂的维纳斯：“那遗留着的墙垛子，长满了青苔，成为了普通人家的基石，静默地支撑着新的建筑和生活，而在那爬满青苔的垛子上，杂草丛生，却在年年的春上照样长了出来。”他记忆里的年早饭，又是一幅欢欣洋溢的早春图：“有啾啾的鸟声跟着进来了，落在阳台上，落在眼眸里，落在耳根中，落进心灵深处，清新的，明亮着，似珠露，若温玉，就那么一声，却又萦绕在心间，于是，春晨就醒了，新年到了，太阳出来了。”冷水江的母亲河资水，也在他的肆意铺陈间摇曳生姿：“江心石滩就是舞池，一湾碧水就是幕布。白鹭，就是江心里优雅的舞女，



舞姿倒映在水中，呈现出一种梦幻般的美。”

我的家乡冷水江是湘中群山深处的一座小城，却从不闭塞穷寒。因资水而灵动，因多矿而富庶，王勃笔下的物华天宝，似乎尚不足以形容其丰饶。民风自古既朴拙也强悍，深受梅山文化的浸淫，待人以文字为先。我在那里的山山水水间度过了素朴的青少年时代，一草一木早刻入了骨髓深处。离开家乡多年后，年岁愈长，早年的记忆愈加清晰。乡情也像一缕村里的炊烟，迎风而缓缓升腾、漫溢。因而，手捧这部《乡村指纹》，我分外亲切，似乎陡然穿越时空，又成为一个晨间牵牛的牧童，恬然躺在自家的田埂地头，或山峦河畔。

冷水江的文学曾地灵人杰，涌现过中国史上“第一个女兵作家”谢冰莹等一流人物，文坛宿将谭谈也从这里走出。近来，文学同道颇如泉涌，时有各种雅集唱和，令遥居他乡的我非常羡慕。因而，当强勇嘱我为《乡村指纹》作序时，欣然应允，祝贺之外，以期共勉。

（《乡村指纹》张雄文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。本文为该书前言。）

